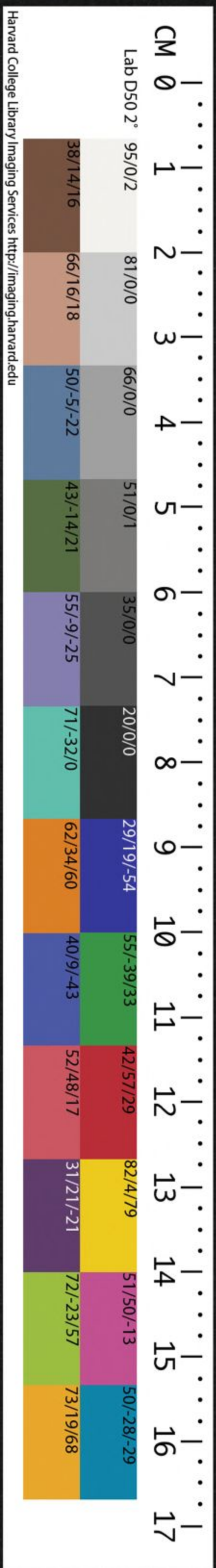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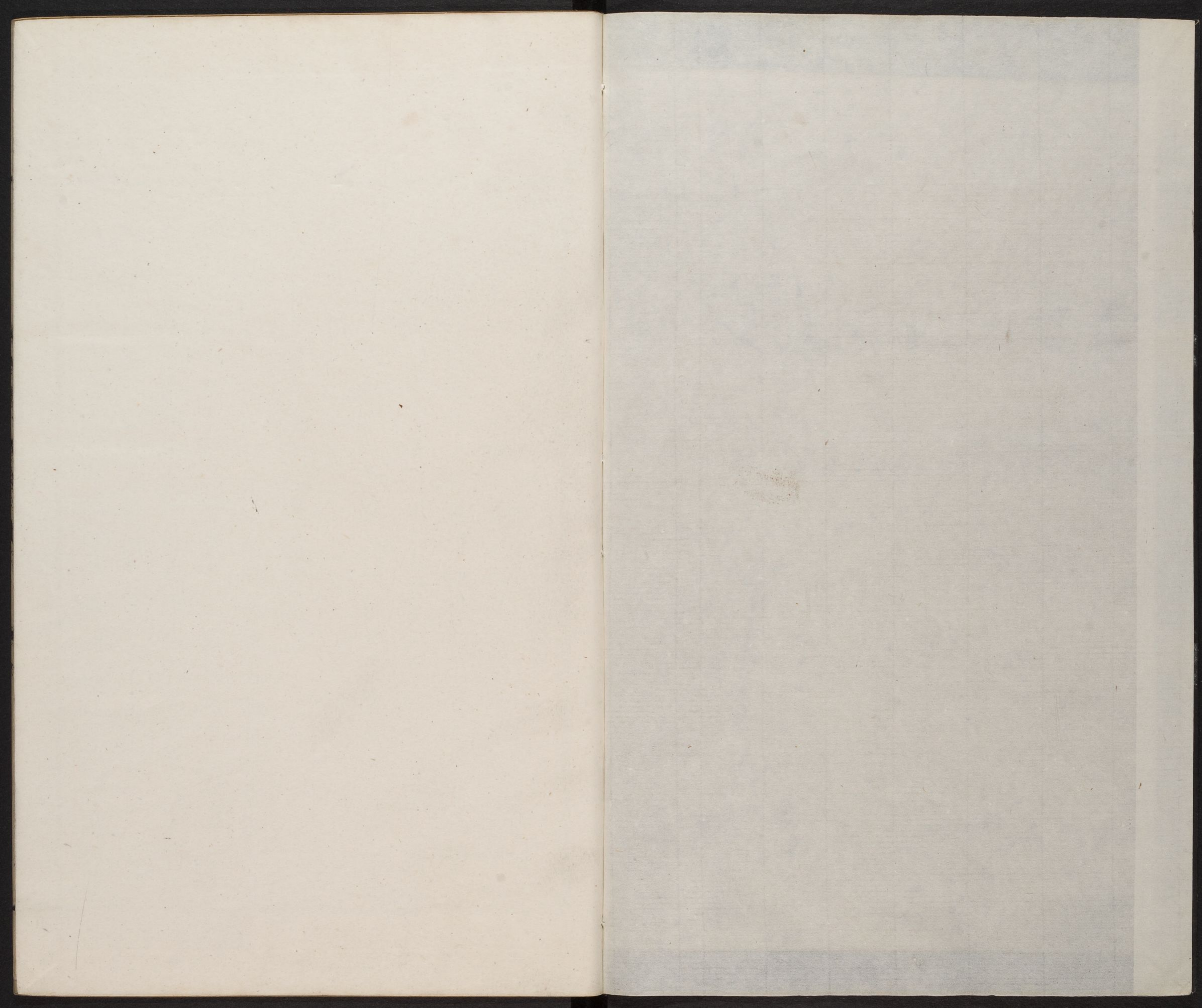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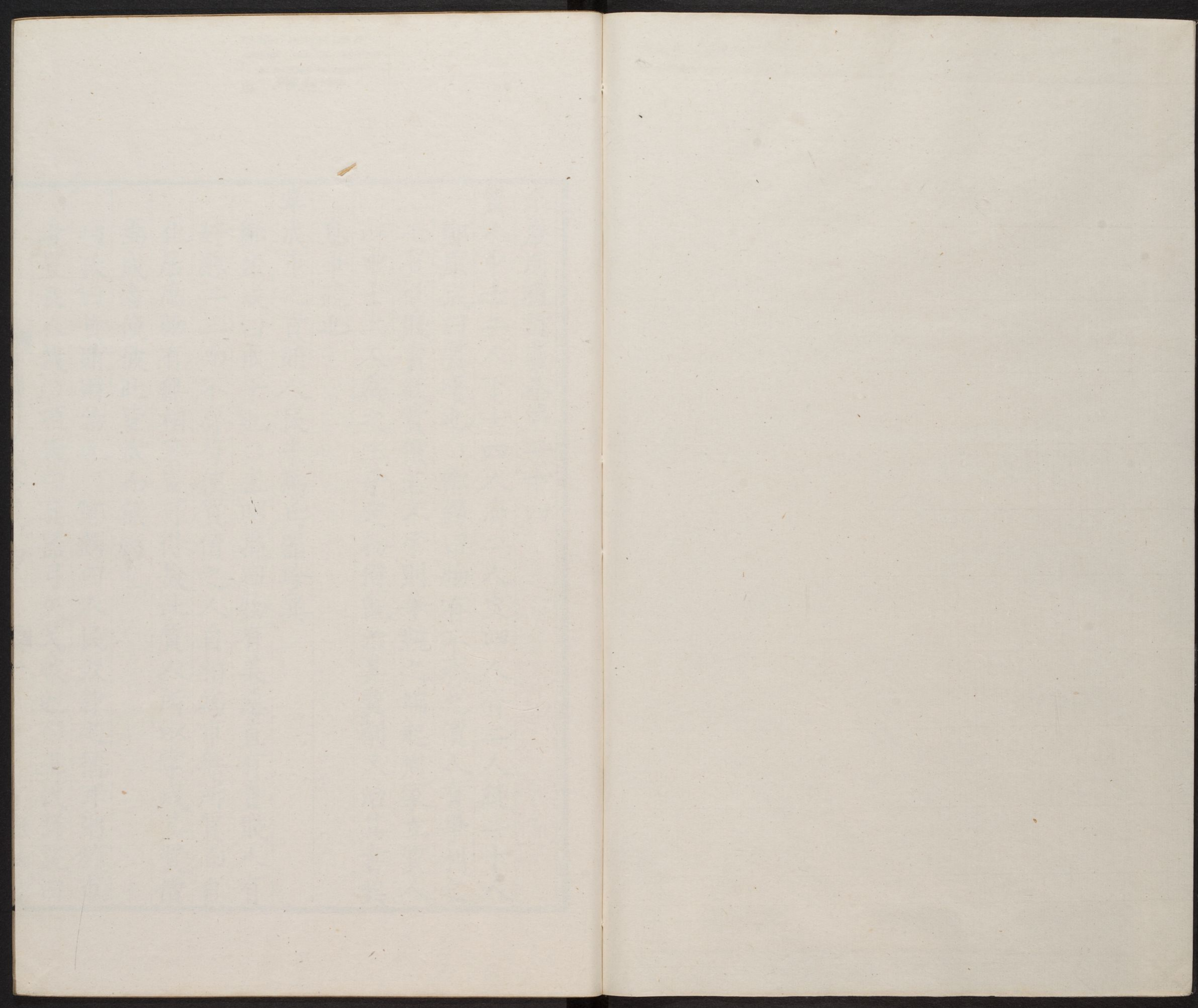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四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鄭鍔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
心買欲賤賣欲貴價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周家立質人
以中士二人爲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質劑又治其書契
息爭競也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鄭康成曰成平也○王昭禹曰物有美惡直有貴賤人有
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債之人自相爲市無所質而自
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債
焉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鄭鍔曰人民奴隸之稱耳粥於市
者豈良人哉○項氏曰兵器弓矢戈戟也○王氏詳說曰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禮儀典
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圖書館珍藏印

王制云戎器不粥於市謂私粥也若官為粥之而平其價何不可之有不然六鄉六遂之間以歲時簡其兵器者當資之於何人耶孟子曰農夫以其粟易器械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是兵器非鄉遂之農所自為也明矣

○鄭鏹曰王制謂戎器不粥於

市殆亦夏商之制歟

鄭康成曰珍異四時食物

○項氏曰錦文珠玉也

凡賣儻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楊氏曰質謂牙保劑謂賣買交納○鄭鏹曰誕謾欺詐之心常由利起不有以結其信則爭訟多刑獄煩故凡賣儻者必使立質大市則物與錢俱多則用質質則立見以為證小市則物與錢俱寡故用劑劑則立文約以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謂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康成謂人民牛馬為大

市兵器珍異為小市何其說之不通耶
掌稽市之書契

鄭康成曰稽攷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易氏曰契之為物人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合之以為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壹其淳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王昭禹曰同其度則齊其長短同其量則齊其淺深壹其淳則齊其布帛之幅廣壹其制則齊其布帛之匹長既同而壹之又巡行而考校之

○項氏曰巡攷其物不中於度量不合於淳制

其或犯禁則舉

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偽者無所容其間矣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司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

未及交利也故舉之而已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聽期外不聽

鄭康成曰謂齎契券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偽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擾

○史氏曰市之交賞者必其信結以為先故立券以貸之其過期而不償者必力屈而無所出矣使官為聽其踰期之訟則積年之負將不勝其征索而民亦困矣期外不聽先王教民以折券棄責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康成曰廛民居區域之稱○鄭鍔曰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說者以為

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然則廛人之官掌市中之區域者蓋有授田夫一廛之廛有市肆居貨之廛則市中可藏貨物之地故設廛人之官○王昭禹曰掌斂市五布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中也○李景齊曰先王為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廛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輕重之意可槩見

掌斂市紵音次音總音譏又音摠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所斂之泉謂之布所入之府謂之泉蓋布言布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

愚案紵布胥師所取其在次之布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罰布司市所

舉犯市令者之布也方貨入于市胥師賈師各居其次
辨物經市其間有詐偽者罰之以布出於次謂之紋布
貨入于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
非一謂之總布質人賣債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官給
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於辟布等有犯于市令舉而
罰之謂之罰布塵人正掌市塵之地凡諸物邸舍之稅
塵人得以斂之然塵人本斂塵布亦兼斂五布者欲使
之知取以任地者不可取其物之稅取其物之稅者不
得取其地之稅塵人所斂必入于泉府又將斂市之不
售與貨之滯於民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之以
奪民之利哉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屠殺牛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

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玉府以當邦賦

○王氏曰屠者正以肉為利皮角筋骨則其餘

財斂而入之于玉府則明玉府所取非民正利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鄭鍔曰膳府以供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乃用其滯而不售
者蓋物之珍者其價必增高市人不之市則其物滯者言
其售之不速也官為斂之非徒有以供貴者之膳亦使物
不臭腐而商販不絕

史氏曰皮角筋骨非食物也故斂而入于玉府所以資百
工之器用也食物之有珍異屠者資以為生而有滯焉將
腐敗而不可食斂而入于膳府則民不失財官得實用所
謂兩利

總說

陳君舉曰王荆公嘗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自有周禮

以來劉歆輔王莽專為理財至荆公熙寧亦專理財所以先儒多疑於周禮今細考之亦誠有可疑者且以廛人一官論之所謂紵布者鄭氏謂列肆之稅即今之房廊錢所謂塵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稅即今之白地錢又有罰布者賣買不平之罰質布者質人巡考犯禁之罰即今之搭地錢又有總布者子春謂無肆立持之稅若熙寧間不係行錢人凡屠者斂皮角筋骨入于王府即今所謂納筋骨者斂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宗宮市之弊其初只教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宦者為使買之多不償其本錢熙寧不係行錢鄭俠奏議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皆有免行然則廛人之弊安得不至於此其他自山虞以至澤虞自汴人以至掌炭又有上項征稅如此其未至市肆者在川則有川禁澤則有澤禁金玉鈔錫

則有禁齒革羽毛則有禁絺綌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者無一不備與夫司門犯禁之財司關舉貨之罰巾車之車折則入齋馬質之馬死則物更先王所以不與民爭利者全不見於此書所以王莽用周禮遂有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無不征之荆公用周禮遂有坊場河渡白地房廊搭罰六色免行市例之類無所不有至使周禮之書後人不得嘗試夫周家之法果如是耶抑用之者失其實耶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號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肆長市中給徭役者

賈氏曰自胥師至司稽皆是府史之類非命士已上胥及肆長與胥徒同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為利也市肆之民日

趨於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
 稽十肆一司覈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廛人涖
 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偽也○愚按薛說見司市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氏曰序官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
 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王昭禹曰貨賄之價騰則傷泉低則傷物胥師為之平焉
 故不得擅為高下也○鄭康成曰憲表縣之○賈氏曰刑
 謂市中之刑憲徇扑者○王昭禹曰憲禁則偽飾之禁在
 民在工在商在賈者是也○易氏曰憲刑禁使之知所趨

避

察其詐偽飾行下孟反債慝他得反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
丁亂之反

鄭司農曰債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王昭

禹曰詐謂人詐偽謂物偽詐以飾行偽以債慝○鄭鏗曰飾行則矯為崖異奇

衰之行或托怪神使一市之人奔走聚觀者也債慝則魯人之飲羊鬻鞭之梘澤者也此不誅罰則市肆亂矣○王昭禹曰小治小

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大者則之市師所以省煩擾去留
 滯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
音定其賈然後令市

鄭康成曰賈師定物賈○史氏曰賈之有師賈之所取法

也各掌其次則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其曰貨賄之治言所

治無非貨賄之事○鄭鏗曰在肆之物美惡混殺賈人所

能辨况為賈師尤精別其善否故使之辨其物○史氏曰

既辨其物而使均平既展其成而使賈定則民之交易無

可議於是而令市孰有受其飾行債慝者哉○賈氏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與胥師

所掌同展其成而真其賈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賈故也

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賈

鄭康成曰恒常也謂若諸反知呂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

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史氏曰物價翔踊不

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求者多則賈不得不貴雖有智

巧何以弭之先王之市已先知其貨賄多寡有無之所在

故能使其必儻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

法以處徒肆其刑威以禁之雖日撻而求其價之有常不

可得已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鄭康成曰薦宗廟之物○賈氏曰珍異亦是富人賤時預

儲而貴時賣之○王昭禹曰四時之珍異乘其好僻而貴

之禁其貴儻則珍異少抑民之所好正矣

八國之賣儻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鄭司農曰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更音庚相代直月為

官賣之均勞逸○史氏曰嗣掌其月若今所謂番直也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賈氏曰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為官賣買也

司隄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蹶者與其隄亂者出入相陵犯

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鄭康成曰司隄禁暴亂○王昭禹曰胥師掌憲刑禁矣司隄又憲之蓋胥師所憲者凡市偽飾之禁而已司隄所憲非止於

此凡鬪蹶亂之屬存焉

鄭康成曰蹶謹也○王昭禹曰鬪以力爭蹶以口競○易

氏曰蹶則以強虐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

害人者以屬遊飲食于市則恣情以亂俗者○鄭司農曰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

王昭禹曰成王所謂羣飲弗佚者

鄭鍔曰為治之道凶暴不去無以安善良強梁不逐無以保柔弱古人有牧羊去敗羣之說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強之淵藪也周人將以安善良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司翫一人專以察強暴為事憲禁令於市以禁之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鄭鍔曰以上皆不待教而誅者何待禁之不可而後搏耶蓋王者之刑皆不得已然後用禁之不可然後搏而戮之仁恕之道也

史氏曰先王有心於愛民故設吏以禁翫後世有心於取利故設吏以為翫民有一物吏思得之既不可以自取必藉姦民以為囊橐彼或不從則鬪踴翫亂陵犯無所不至民不得已而予之吏既受矣姦民於是愈肆吏方拱手聽命而敢搏而戮之乎是以欲行禁暴當先擇吏之良者以

處於上而下之姦民自化矣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鄭康成曰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鄭鍔曰周家於五肆則立司稽一人使之微伺而陰察之非審察之久何以見其實名官曰稽義如此

王昭禹曰司翫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翫司稽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則通一市焉○王氏詳說曰二官聯事通職不○項氏曰犯禁則凡

犯市之禁者○史氏曰不物不正之物奇器淫巧凡不適於用者皆是也

項氏曰搏伺而擒之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賈氏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

小盜徇扑而已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王昭禹曰執盜賊徇且刑之使眾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鄭鍔曰攷之序官凡官府必有胥徒而胥者才智之稱蓋有才智之人為之市之有胥二肆則一人隸於胥師以給使令後世五百之徒耳比之胥師又微乎微者也乃使之各分所治之地而掌其政者蓋執丈二無刃之戈可為威以懾姦人亦可為度以訂尺寸故也○王昭禹曰司市言執鞭度守門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鄭鍔曰又使之巡市肆之前凡坐者坐行者行出者入者各有職業不為遊手者知其趨市之人其行坐出入不正者則掩其不

備襲而捕之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鄭鍔曰若有罪則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易氏曰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固惡夫罔利而陷於罪戾也○鄭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鄭鍔曰肆者商賈所陳貨賄之區貨賄雜陳名實相亂貴賤相懸則有受其欺者每肆立一長掌其次政令使陳貨賄者各為之區別○王昭禹曰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也名相近而實不同者使之

相遠○鄭司農曰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其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不得雜亂欺人也則不得以名而眩實實相近而名不同者使之相適○鄭康成曰適亦近也○易氏曰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以為相適也則名雖非而不失實平其價正其物物不失

實價得其當肆之政令無出於此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易氏曰總布乃別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賣價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史氏曰總計其數而斂之以為征稅○王

昭禹曰斂其總布者肆長斂而輸於廛人也故廛人之斂五布而總布與居其一焉○黃氏曰戒禁蓋立持賣者之

戒禁也○史氏曰斂布之戒禁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呂氏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廩人而下凡穀事係之遂人以此見古賦錢於市賦粟於野故里布屋粟固所有也○易氏曰泉府宜列於天官今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屬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爾○鄭鍔曰考其名錢之

意曰泉者謂出於一孔曰布者謂其布散於天下泉府所藏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蓋輕重斂散之權出於公上如泉之源當出一孔故耳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榻音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賈氏曰征布即廛人紋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

鄭鍔曰謂之征布謂以正取而得之也○黃氏曰斂市不售貨滯於民用者用貨則斂不然則否○鄭司農曰物榻

而書之物物為榻書其賈榻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楊氏曰泉府之法非以取利也斂市之不售所以

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為其賤而買之也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為其貴故賣之也○陳君舉曰天

之生物不自用用之者人人有財不自用用之者君繫辭

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君不理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民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書之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代生皆所以緩貧窶而抑兼并管仲平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皆古意也陳及之曰熙寧間置市易務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為本市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為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買者各從其抵音帝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鄭康成曰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

○賈氏曰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即都鄙從其主之類是也○劉執中曰即下文所謂賒者各從其抵者如六鄉六遂之人買者則本其族鄰之吏保任之如都鄙之民買者則本其食采

邑之主在朝者保任之也邑上皆賒買各從其主與有司保任之也○鄭司農曰抵故價也

黃氏曰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賈氏曰都鄙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謂住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郊人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易氏曰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陳及之曰民買物於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非時買物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為之節制則害財破家若此類其細已甚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曰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

○王氏曰賒謂之賒則不即入其價也○劉執中曰以上皆賒也故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謂吉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事無過三月凶事廢業容其運為以償者也

○鄭鑄曰三月天時一周種者亦熟蠶者亦成可以償矣

○史氏曰民之急莫

急於喪祭闕則貧者號呼乞貸而無所今也官給其物以應之立其期使償之初無息取息於喪祭之家非仁政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鄭康成曰有司其所屬吏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價以與之

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為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直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為息二說俱勝注疏至李叔寶欲矯責償出息之說以塵人所征之布貸之於民使因其所服之業為生生之計如農服田野之事嬪婦服絲

臬之事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所以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臬府之所能繼蓋臬府所征之布將以斂商賈之滯貨不時而買者既揭以元賈有急而賒者復償以元直至於民之稱貸又以財生息之則其法窮矣不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便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臬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為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商賈悉有稅今市臬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既免其稅而貢息焉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偽也世之奸猾無行者巧偽曲說至官府而賒貸官府不知其姦而與之則異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復有此

患凡此等制得賢而後可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呂嘉問為市易官掎克細民聚斂滋甚豪商大賈怨咨盈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嗚呼吾不知先王之法使人怨咨而尚不顧哉

鄭鏐曰後世青苗取息名曰利之適以禍之非周家立法之意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賈氏曰國事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問泉府取財為具焉○楊氏曰泉府斂市之征布其所得幾何說者謂先王所以變通天下之財者在此不知關市待膳服以下皆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外府之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者亦可知矣○鄭鏐曰泉府所入者

皆財也故國之財用可以取具亦猶大府所入者皆賦也故國之賦用取具焉

鄭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賈氏曰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紵布已下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賈氏曰知王城有十二門者案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謂十二門若今城門校尉○賈氏曰案經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故舉漢法況之

愚案門關次於市官之後以關於門市常相聯設官以司之將以禦姦盜禁奇貨後世反恃此為征商之利益子曰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今之為關將以為暴

掌授管鍵其展反以啓閉國門

鄭鏐曰天府宗社之重宮禁之嚴四方之人畢趨焉則門之啓閉尤當謹而嚴故用下大夫掌授之以管鍵或謂籥搏鍵器也則又謂鍵為牡蓋以入者為牡容者為牝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王安石謂授鍵則以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授之以啓門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愚案正故書為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

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陳及之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偽飾之法在民商賈工者

十有二是也

王氏詳說曰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司門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而罰其人三者亦相為異同蓋司關之所舉者舉其不出於關之貨自內而出者由市及門由門及關自外而入者由關及門由門及市是關為內外之要津故人之貨必出於關不出於關則舉而罰之若夫司門質人之所舉者特舉其犯禁之貨言犯禁則不出於關者罰有所不及言不出於關則犯禁者罰必有所兼行然質人司關舉而罰之至司門則舉而不罰蓋舉之在司關罰之在質人而以其財歸司門耳不然一犯禁之物質人罰之司關又罰之何其酷耶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陳氏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

天下之孝慈況出身勦力而死於王事者上有父祖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相報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春養孤子以象陽之至秋享耆老以象陰之成而外饗酒正司門橐人各共其職事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無以示義不養無以示仁春秋時齊將救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而繫兩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溫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魏文侯於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皆有所為而然祭祀之牛牲繫焉監古衙反門養之

賈氏曰祭祀之牛牲即充人云散祭祀之牲○易氏曰此則受之於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門則責之監門○王昭禹曰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

二人為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王氏曰必使監門養牲則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使便於養視且眾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幾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賈氏曰四時之祭門非一故云凡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又有為水祈禱若左傳莊二十五年大水用牲于門之事○易氏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凡四方之賓客造七到反焉則以告

鄭康成曰造猶至也○賈氏曰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

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遣人往迎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關界上之門

○賈氏曰王畿千里面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亦十二關

○王昭禹曰在

國曰門在境曰關

○鄭鏐曰在國之門則晨昏為啓閉之防在境之關不過為通貨賄之路而已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黃氏曰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內故稱國鄭謂
商所發司市之璽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
得遽發節於司市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
貨賄聯謂與門市為聯

鄭景望曰商賈蓄貨待時而貴債因患以阨民亦王政所
甚惡也以聯關市則貨無所隱泄必以時雖欲壅利以病
人不可得也

司貨賄之出入者

黃氏曰貨入司關予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

掌其治禁與其征塵

王昭禹曰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殺之
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交通之弊

○張氏曰治之

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劉迎曰掌其所治之禁則幾不物也王制謂關執以幾正此云治禁

史氏曰掌其征權與其塵積○易氏曰孟子云市塵而不

征法而不塵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塵而不征其貨或治以
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塵塵則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
出故塵人掌斂市之塵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
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又有塵布若關則無塵布
而有征布何者司關掌貨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
市官之法安得有市宅之塵布然此所謂征塵者是辨其

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
 國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布
 坐賈有廛布此司關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張沂
 公曰王制曰古者關幾而不征稱商之時也商以前國用
 少不征猶得周以後國用彌廣不征不得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陳及之曰鄭氏謂從私道辟稅非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
 不征周公立法關有稅廛有稅蓋以商賈利多於農
 苟不征之則末作多而務本者少然既稅之關則不征其
 廛既征其廛則不稅之關取之甚優何至於辟稅哉蓋不
 出於關必偽飾之物司市所禁以罔民利者故必舉其貨

焉

○王昭禹曰凡貨不出於關者則貪利以忘義徇私而背公故舉其貨罰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張憲反出之

鄭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重節者至關關為之重節
 及傳出之其有重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王
 昭禹曰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鄭鍔曰既授以節又
 為之傳使所至無留礙

黃氏曰節傳非司關所得為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來由
 門至關不由門徑造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之于其所
 至入無傳出有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
 傳輔之者也

國凶札側八反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司農曰凶謂凶年饑荒札謂疾疫死亡無關市之征者
 出入無租稅○王昭禹曰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
 亦有幾矣今以荒札之時宜去幾矣然而不已焉故曰猶
 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巳之辭禍故多藏於細微發

於人之所忽故雖凶札之時猶幾

凡四方之賓客音關則為之告

鄭康成曰謂朝聘者音關猶謁關人也○鄭鏐曰四方賓

客音關關求入朝暴客不可不防賓客不可不送故為之告

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侯不出疆司空不視塗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國必亡周之秩官有曰敵

國賓至關關尹以告司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

司理授館由是言之門吏之告禮賓防姦之意兩存焉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賈氏曰外之送令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

節及傳內之至王內之送令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

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

○鄭鏐曰內送令王命達於諸侯外送令邦國以聞於朝廷以節傳出納之則下情必上達而

王命布於四方然諸侯亦以令為言者所謂諸侯之復歟

○王昭禹曰節所以為驗傳以輔節所

以防姦也

陳君舉曰先王之制寢室有闔閭里有開出有棘樑居有

郭郭以達門關皆納民於軌而禁其非義自畿而達之外

國與之節而掌於王官其不同者則不達而天下如一

是以諸侯無私會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各土著周衰國

自為政魯廢六關秦人焚節壁馬假道成人掌管惟馳車

是利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服矣漢文又去關

禁當時矯偽而出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無敢如何尋

創七國之變後復用乘武帝增至三輔都尉譏察至有諸

侯以關入免者綱紀太密東都有關都尉矣

鄭景望曰說者以聯門市參相聯比檢猾商也貨不出關

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司門幾出入不

物者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凡此與後

世州縣征稅之場欄檢要邏剝刻農賈何以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為夫未勝而本益微姦欺得志而移俗習故夫檢商之政示篤本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貿易之際欺者得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為欺姦者得利則純直者安得不相怵而為姦故門市以參聯之璽節以出入之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為征利也設防於趨利之氓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幾奇衰也財物犯禁惡逐末也用犯禁之財物養死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道民非有物以與之第窒其趨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姦不得行此立法建官之意與後世專於殖利者可同年而語哉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呂氏曰案春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即此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

有府人藏此節所以效於府人○賈氏曰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王氏詳說曰邦節者下文所謂玉節角節用之於內外諸侯虎節龍節人節用之於邦國使者符節璽節用之於司門司關司市及鄉遂之間總而言之皆邦節也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為邦節且掌節自掌節典瑞自典瑞焉可以珍圭牙璋之類而為節乎

黃氏曰掌節在關取予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如此則雜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鄭康成曰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鄭鍔曰命出於一人無敢不

五百十一
信而矯誣以作命者殆或有之故王雖有命必用節輔之
以為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康成曰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
其制未聞○易氏曰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
象角則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
之義○鄭鍔曰命為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玉節以輔之玉
所以比德凡出封而為邦國之君者皆有君子之德命為
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角之為物上窮而善觸
都鄙之長職當外禦其侮內蕃王室也康成謂諸侯於其
國中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有節以輔之故
用玉節用角節似失之矣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以英蕩吐黨輔之

鄭鍔曰王者遣使行乎天下何所往而不通然無節以為
信則詐心或萌於所遣之人而疑心或起於所至之國故
必持節然後行前言玉節角節則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
節龍節則使者執行以為信所往之國有平地山澤之不
同鑄金為節各為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
之地則人之所聚如晉楚之多山吳越之多水陳鄭之平
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孰敢矯誣以妄
適哉○王昭禹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
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
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
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
使都鄙者無節以旌節行之而已

鄭鍔曰節皆用金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也使者執節亦欲不更所守故有取於金焉輔節必以英蕩所以護其外蕩竹也所謂瑤琨篠蕩是也以蕩為函畫為文彩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

○王昭禹曰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之為飾明矣

○易氏曰金以為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鄭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入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

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持節也○王氏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黃氏曰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專之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為民徒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民之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鄭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為邦國都鄙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

皆掌節專行之職○鄭康成曰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適薛氏曰龍節虎節人節以金為之輔之以英蕩至於符璽旌三節不言輔者以下文有以傳輔之言凡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以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為者不過以傳輔之春秋之時所謂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者名所以取之輔龍節者矣至西漢時有銅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為之竹使符是旌節之屬皆以竹為之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悲矣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鄭康成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鄭鍔曰通達於天下非止於一鄉一州可不與之節乎雖有節以

為信必有傳以為輔傳者所以書其事二者相依而行是以有輔之之義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鄭康成曰園土納之

孫氏曰先王之防範斯世使循循然入于矩度之內而無敢放意肆行自陷於顛越不恭之域以有此具也夫制為之節達之天下同其法則居邦國都鄙守之以為重適郊野四方者執之以示信命令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故淫朋比德不得逞其私合黨締交不果遂其志夫一物之微所係於人心之操舍國勢之安危若是其切豈非先王馭天下機要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五

遂人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六遂之地自遠郊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
 大都○陳及之曰鄭氏說六遂之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
 二百里若然則在郊甸中矣然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
 四郊則六遂之地亦有在四郊者蓋六鄉取國中之民作
 之不足則及四郊而鄉士掌六鄉之獄治在國中也六遂
 取四郊六鄉餘地作之不足則及郊甸而遂士掌六遂之
 獄治在四郊也所謂遂者正五家為鄰至五縣為遂必地
 里相連民居相接然後始成保伍可以相保相受相糾若
 分散別在他處則何以相管屬耶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同六遂之法與六
 鄉之法一同但六遂之官卑於六鄉一等六遂之法與六

鄉相為異同耳且以鄉遂之官言之六鄉有大司徒在六遂則為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為遂師六鄉有鄉大夫在六遂則為遂大夫六鄉有州長在六遂則為縣正鄙師即黨正也鄰長即族師也里宰即閭胥也鄰長即比長也然大司徒六命之卿而遂人不過中大夫小司徒中大夫而遂師不過下大夫此六遂之間長貳也鄉大夫六命之卿而遂大夫不過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正不過下大夫等而下之皆卑一命故六鄉之下士一命而六遂之下士不命此鄉遂之官異也且以鄉遂之法言之六鄉上地無萊畝而六遂上地則有萊五十畝矣六鄉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六遂則以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矣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

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他如遂大夫所謂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即鄉大夫所謂賓興賢能之法鄙師所謂祭祀若黨正所謂祭禋鄰長所謂祭祀即族師所謂祭酺里宰所謂召斂即閭胥所謂召令鄰長所謂徙于他邑從而授之即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從而授之也然五物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見於鄉而不見於遂豈六遂無此等人耶○薛平仲曰鄉民之居于國中及郊者先王為之興賢能而使之出長入治以為之成市交易而使之各得其所夫然後務本尚實之風始有以轉移斯民之趨向遂居六鄉之外去王城百里之遠斯民朝夕之從事無非耕桑隴畝之務錢鏹耒耜之用如使其心蹶然有惡勞好逸之念亦何能一日自安於田里是以先王居民於野自五家而積之雖無所異於鄉總而名之曰遂焉所以使之自遂於

其間不然吾能教之以稼穡而遂民或至於飽食暖衣而逸居焉豈非先王所懼哉○孫氏曰周官內六鄉而外六遂由遂以往采邑參焉一以遂法治之蓋教必始於近以六鄉

掌邦之野

鄭康成曰郊外曰野謂甸稍縣都○黃氏曰遂人因六遂而為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蓋合稍縣都鄙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廛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為邑縣鄙為都則各聽於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夫秩比小司徒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隨民眾寡而為之甸稍縣鄙居民皆如此惟甸則合縣為遂○曹氏曰遂人之職惟以掌邦之野為言然六遂之政令刑禁與稽民授田簡兵教耕令賦起役之事無非本於六鄉之成式遂人以

下特其文互見而言之稍略耳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鄙作管反五鄙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王昭禹曰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之國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則以所建之國為井牧溝涂田萊之類而經之也○鄭

康成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王氏曰其縣鄙之地域有形其井邑溝涂有體其所以制而成之則有法○王昭禹曰形具而後有體故有縣鄙之形斯為井邑溝涂之類以體之有王國之形斯為門閭宮室之類以體之其所以體之者莫不有度數存焉夫是之謂形體之法

○易氏曰小不曰鄰言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大不曰遂言縣之成則遂之成在其中言縣鄙則舉中以見上下

項氏曰比則親之至鄰則始相鄰近閭則同門里則同居族則族葬鄰則相贊助而已鄙之名卑於黨縣之名小於

州凡遂之制皆放於鄉○鄭康成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王氏曰比相保則鄰亦相保閭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葬則鄰亦相葬矣黨

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調則縣亦相調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

○王昭禹曰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

愚案以五起數以四成之四里則百家乃是數之小成陳宏甫曰周鄉遂之法至百處無不以五起數蓋百人是二隊不百人不足以爲甲更調起發不得

愚案遂之鄰里鄙鄙縣遂與鄉之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無異然司徒於鄉不說經田野者以國中民廛接比行保伍之法易故不必經與造民野處四散保伍之法難行復用經田野造縣鄙成然後可定民居若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田野一句乃是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伍以定民居不同井邑自四井以下則以四起數造縣鄙自五家以下則以五起數井天下之田用丘甸法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

總論

曹氏曰鄉遂王政之本皆以室數制之不容增減自鄭氏參以里數欲求強合始指若干里爲鄉若干里爲遂既室數與里數不合於是積筭王畿千里之地去若干里爲山林川澤又去若干里爲不易一易再易之數然終有抵牾安有采地之制異於鄉遂之說旁加廣狹之說周家簡易之制未免汨沒於異同之論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鄭鏐曰皆有地域以爲之辨溝之以水樹之以木有限域之周圍有溝樹之阻固建官設吏以治之使各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民可得而治矣○易氏曰上言形體之法度地居民之法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則命六遂之吏因縣鄙之法而推行井地之法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廿信

賈氏曰授之田野若下夫一廛百畝簡其兵器若族師旗鼓兵革

黃氏曰鄉以州黨居民會其卒伍即為軍法故常自為六軍而田與追胥皆竭作遂雖以縣鄙居民而其軍賦在丘乘軍師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眾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預定是則正卒猶不盡起況羨卒乎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謂之鄉合則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倉卒可用遂未嘗比安能臨時盡起而用之乎故以為鄭之說未盡然也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車則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則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仍為鄉

法耳六遂民數與六鄉同權力相併事體略等先王誠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自衛力稽之事授之田野野蓋虞衡歟○王昭禹曰兵器不簡則稼穡不可得而教必先衛其地域而有之然後斯能致力於稼穡不然雖有粟不可得而食

凡治野

黃氏曰治野言凡通乎邦國都鄙

以下劑致阡

王昭禹曰劑約劑所謂要書與阡約以征役用下地為率

所以致之也○黃氏曰致阡其事在旅師○鄭康成曰變民言阡異內外也

阡猶懵懵無知貌也○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地中地下地為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每家止

任二人為率蓋六遂既比鄉為差遠而在野之地為最寬
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之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為
之甿欲耕於王之野以滋生齒以實遂地○陳君舉曰此指
授田之夫言之者從役皆以下劑致甿豈有饒遠之間

以田里安甿

賈氏曰田則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王昭禹曰出則輩作於田入則族息於里授

之田則彼得以安其耕授之里則彼得以安其居

以樂昏擾甿

鄭康成曰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賈氏曰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配以昏姻即順民意

以土宜教甿稼穡

王昭禹曰十二土名物不同稼穡之所宜亦異甿不能皆知故以土宜教之大司徒教稼穡植藝是也

以興勸利甿

杜氏曰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劉執中曰興起同井之民更相勸釋則各享其利○王氏

曰孟子曰唯助為有公田許慎釋勸以商人七十而勸則

助勸一也興之以助公田則甿得所私焉所以利之

以時器勸甿

鄭康成曰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王氏曰善其器則

以勸謂之時器則器之用各有時若耜以耕鉏以穫

以彊予任甿

鄭康成曰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李氏曰田作勞人

之所憚吾彊其力而予之以地則民無遺力矣○項氏曰若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也

總論

曹氏曰生有常產居有常室而甿之安逸可知婚姻相通禮文相樂而甿之順擾可知壤物之辨則甿知稼穡之宜

耨耦之興則既享共耕之利農具有常器則因其時而勸之丁壯有餘力則加其田而任之咸使之有固志而休養生息無餘憾矣

以土均平政

黃氏曰鄉民合士與農而教之故授田少役多每月讀法四時田獵春秋祭祀征役喪紀會聚多貢稅輕野皆農民專以稼穡任之故授田多役簡貢稅重以土均平政政如字政役不平而後人機巧趨利或遂逃其業利均則政平土均之職可致○鄭康成曰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愚案鄭鍔說見大司徒造都鄙及小司徒均土地之下

鄭康成曰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

者也○鄭司農曰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萊謂休不耕者○項氏曰里以廛

計田以晦計田有污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有多

寡○鄭康成曰六遂之民竒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

以饒遠也○項氏曰上地無萊田則非治野致旺之法遂人之致旺必優於鄉○曹氏曰遂既以下劑致旺雖上地亦使之少休不耕庶不盡其地力所以優遂民也○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必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曹氏曰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

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餘

夫亦如之者蓋鄉去王城密邇遂在鄉之外地有遠近勢

有重輕赴愬有易難恤察有詳略特示優厚於六遂非以

薄六鄉也亦不泄邇忘遠之深指其為均一也

薛氏曰先儒謂父祖子孫不可分者為餘夫未知授田之

制則何以也曰司徒言均土地而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

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今此田萊固有定制為子孫蕃
 盛家有十人必以五人為正夫受下地之田五人為餘夫受田
 亦如下地夫之數家十一人以六人為中地正夫而五人為
 下地餘夫家十有二人則六人為中地正夫而六人為中地
 餘夫家十有三人則七人為上地正夫六人為中地餘夫家
 十有四人則七人為上地正夫七人為中地餘夫至於家十
 有五人則五人為下地正夫其十人則分為兩下地餘夫
 從此推之雖百口之家亦可分若家止九人則將何為孟
 子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彼以此七人而受上地
 之田則田萊之廣且美豈不能贍九人耶○愚案此說頒餘夫田亦如三等受田之數
 圖說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晦然其子弟之眾或食
 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侯疆侯以經所
 謂以疆予任疆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

受田百晦又以百畝與之則彼力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
 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二十五
 晦萊亦二十五晦下地二十五晦萊五十晦則所謂如之
 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晦之田如正農
 也鄭氏之說不與孟子合賈氏又從而釋之此附會之論
 也○劉氏曰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餘夫未具夫婦未當
 受田如其萊而已孟子曰餘夫二十五晦○愚案此說頒餘夫田視正農受萊四分之一

大約不過二十五畝求合孟子之說

黃氏曰里即其廛之所在上中下地亦以其人之多寡授
 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則鄉法也遂人上中
 下地田萊餘夫如正夫之數野法也所謂疆予也一夫百
 畝以今畝計之為四十畝臣妾閒民移用野法一甸六十
 四井七十五家耕之上地當授田三百九十九夫田萊公

田皆計餘百九十七夫中地當授田四百二十二夫餘百五十四夫下地當授田四百五十夫餘七十六夫上地餘最多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小司徒減上二等自七人為則上地當容此二等也故增一百十五夫而登矣二家增三人中地二家五人蓋與上下相進退也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一家二人故增六十五夫而登矣下地餘少增二十五夫而止耳然其下有食四人者有食三人者可任者未必皆二人也要之當使有餘以待增不使當增而不足先王制事無不如此鄭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本謂民居郭已受宅又竒受一廛於野其說誤而疏家又謂餘夫竒別更受廛備離居之法益疏矣愚

案此說作計夫受田其地有餘又與前二說不同

易氏曰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遷之中地下地乎下地

人數之增亦將遷之上地中地乎中地之增損亦然曰非遷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為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眾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正為是也

禮庫曰司徒是造都鄙法遂人是頒田里法不容相類

陳宏甫曰蓋都鄙受田之制與邦國同六遂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反洫上有涂千夫有澮京外反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康成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鄭鏐曰田必資水水欲通於川行必由路路欲達於畿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為遂溝洫澮所

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為徑畛涂道路所以通道于畿廣深各二尺曰遂言水自是而之他也廣深倍遂曰溝言十百相交而水相往來也廣深倍溝曰洫言水相流通如人血脉也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言眾水皆會乎此也至於川則集眾流而無所不通宜至于海矣通水以此則旱有所資而水亦無浸淫之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則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以此則車與徒無所往而不達凡此五溝五涂之制自禹以來至是始備

項氏曰先王不能使天下無旱澇能使旱澇不為災有溝以道水而有涂以防水因夫之多寡而為之道水因水之大小而為之防水水則達于川道則達于畿若其廣深則匠人詳之矣

陸佃曰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遂人十夫有溝自涂言之然遂人百夫有洫而

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非一同之間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同地之廣者也洫又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

槩則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
 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
 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名之其實一制也○陳君
 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者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
 人以里言者溝洫成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氏曰遂人言十夫
 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

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
 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
 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
 所謂夫間有遂即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
 夫為溝即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
 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約
 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

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洫而成間有洫則
 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為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
 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為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
 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
 人力所為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
 而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外亦曰專達於川要知一同之
 內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

黃氏曰此與匠人一法鄉不為溝洫夫屋九比遂野法也
 溝洫之制詳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溝洫不獨治田
 且設固焉自甸達于畿皆野法也故曰凡治野遂人十夫
 有溝匠人九夫為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地
 居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案司馬法一同萬井九萬

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為遂溝與野同不為洫澮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於其
 中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
 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為城郭廛園平者
 為田負郭之田多膏腴下者為藪牧其間水澤足以灌溉
 亦必為溝畎以行之但不為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
 耳觀載師郊田則當時因土之宜可見遂溝兼徑畛不能
 為一夫寬饒之使有餘地也詩中田有廬囿場有瓜皆寬
 饒之地囿場其界域也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
 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為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
 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為萬井九萬
 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
 夫而洫居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謂之

洫者開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為百夫者十遂
 人言千夫有澮者亦積方千夫有澮在其外也匠人言方
 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開方百里而澮居其
 中也方百里則為千夫者十故曰其法一也遂人言萬夫
 有川通地勢而著經界之法也匠人言專達於川因地勢
 以見非人力之所為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多華離
 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之位故匠
 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疏家言此川亦
 人造疎甚鄭康成小司徒注成方十里其中八里為甸六
 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為一成十里三十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積而至四都八十里旁加十
 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

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乖誤甚矣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畛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路為地可計百夫之洫為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為一成十里為方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二十四夫哉千夫之澮三十五畝有奇路加澮十一畝有奇通為四十六畝積而為同百里為方十夫者十涂路之地四十六夫而已又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哉一同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洫涂三百四十夫鄭言一同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為萬井溝洫棊布於是以小司徒丘乘之法比之自井為邑為丘而為甸七十五家耕之出車一乘又為縣為都其法備矣一同萬井九萬夫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

百乘其餘二千六百井為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為洫澮涂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為閒田遂人下劑致阡固當常有地以待之六遂賦車千乘而為六軍十二同一同未必盡平地能為九萬夫不足則兼取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淳鹵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然其論井地則精於鄭矣鄭康成注小司徒曰九夫為井方一里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其說是矣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溝洫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兩說既離乃欲合遂人於司馬法以為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又欲合小司徒於匠人則以為畿內不為井田而小司徒丘甸實井田也乃曰此為造都鄙法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為公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初稅畝傳言穀
 出不過籍有若對魯哀公盍徹皆井田也則又欲合之於
 周禮乃以為周制王畿用夏貢法邦國用殷助法鄉遂公
 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一國貪暴無藝
 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夫豈獨紛錯無統而矯誣先王失
 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司馬法鄉法也不獨不
 為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
 家與小司徒夫屋為合是為鄉法遂人野法也溝澮距川
 與小司徒井牧為合是為野法經鄉野異條鄭謂之同制
 何據哉司徒施教法于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
 以室數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為井田而
 康成反以丘甸為造都鄙法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孟子教滕文公使復先王舊法則諸侯有野與

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遂法合於孟子而不知什一自
 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則又何哉
 曹氏曰因授田而思至於治溝洫因溝洫而思至於治涂
 路必使縱橫參錯曲折而後進不得以率意而直達人以
 為此特定田制耳此特通水利耳不知先王寓兵於農藏
 丘乘於井牧而禦外侮防衝突之意已潛寓於其間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癘疾與
 其施反武氏舍者

鄭康成曰登成也猶定也○王昭禹曰登上其籍夫家猶言男女也○王

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眾寡六畜車輦遂師又以時登則

遂師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鄭鏐曰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

鄉之眾寡則頒於六遂從可知也○鄭康成曰施讀為弛○鄭鏐曰辨其可施以事者與其可舍者則病者得所養

而壯者不為游手

易氏曰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器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曹氏曰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逮于今則增損不同矣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矣民自生齒以上皆登于版耕稼起於一夫而王畿千里之民無不各任其力調兵起於伍長而六軍七萬五千之衆無不各稟其令雖車輦器械之瑣細牛馬六畜之猥冗無不素具于籍一旦有事隨取而足蓋其凡目可稽而儲備有實此功用在乎素講所謂事前定則不困者此也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鄭康成曰職謂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賦九賦政役出徒役○易氏曰先職事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愛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

賈氏曰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鄭

曰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

今各帥其民而至者謂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則帥而至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鄭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

○賈氏曰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得用熊虎爲

旗

○王氏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大旗亦

司徒之大旗於是建焉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鄭康成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賈氏曰野職薪炭之屬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委人云斂薪芻凡䟽材木材易氏曰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䟽材木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鄭康成曰委積於廬宿市○賈氏曰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注云是亦令遺人

黃氏曰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

野脩道委積遂人凡賓客令野脩道而委積遺人委積以待賓客獨軍旅無所見軍旅急興王師所至得輒發是宜有成法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音燭六綽音弗及窆陳役

鄭康成曰役給墓上事及窆也○賈氏曰窆謂穿壙之等

○黃氏曰帥六遂之役致之鄭云致於司徒恐未然致之於稍人遂人不直致於司徒也稍人曰大喪帥廬車與其

役以至以聽於司徒綽舉棺索○賈氏曰據在棺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氏曰雜記諸侯執綽之則天子千人○愚案窆字見鄉師

賈氏曰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廬車屬六綽則六遂為終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

鄉爲始至擴寔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黃氏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亦帥野役屬六綽及寔陳列之使背碑引綽司徒皆節制之司徒節制野役見於經者獨此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王昭禹曰言事而又言師田則事乃力政之事○鄭鍔曰國有功役之事又有師田之事功役則用當役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故於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當役之人則致之使自至衆力竭作則其事之大有以作而起之遂人帥而至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則衆雖繁不亂矣○黃氏曰事謂司空事典帥而致於稍人稍人帥而聽於司馬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劉執中曰遂大夫各居其遂以施政教遂師則贊遂人居司徒之府以治六遂之政令猶鄉師贊小司徒居于內以治六鄉

愚案劉氏之說推之蓋司徒主六鄉遂人主六遂鄉師爲司徒之攷遂師爲遂人之攷鄉師居司徒府固無可疑遂人遂師亦必居朝以總六遂之事自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鄰之長則各居其所治矣但鄉大夫旣曰卿則必朝之六卿兼之以其地在百里之內故其官可居于朝若六遂在二百里則遂大夫必各居其所治之遂可也各掌其遂之政今戒禁

賈氏曰遂師所掌如鄉師亦二人共主三遂易氏曰政若頒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今若令野職野賦令野脩道之類戒與禁則輔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王昭禹曰登其籍於遂人鄉師以時稽其夫家眾寡遂師
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

鄭鍔曰經言施舍多矣或以施為弛或只讀如本字此辨
其施舍繼以與其可任則施當讀為弛蓋對可任而言○
項氏曰民有貴賤老幼廢疾賢能在所施舍其可任者又
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異故辨之以知民力○劉
迎曰遂師之辨施舍與可任將以井牧其田野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以作
役事則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

○劉執中曰經牧謂隨地而增萊田也

○王氏曰

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言井則以下言
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鄭鍔曰辨其田之

可耕則耕之野之可畜則牧之○鄭康成曰可食謂今年

所當耕者

○劉中義曰一易之田間一歲而可食再易之田間二歲而可食

○易氏曰遂之三地有田

皆有萊為萊則不耕為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
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任民

○曹氏曰遂民授田雖有上中下三等之殊其間或係於

天時人事之不齊則地力所出亦不可以定法而槩論固

有上地稍薄亦可以為中者有中地稍薄亦可以為下者

倘恃吾定數不加精察則財征役事不為民病者幾希

鄭康成曰財征賦稅之事○易氏曰取其財謂之財征用

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

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王昭禹曰稼穡之時不可緩民之札喪為無常苟困於札

喪而力不逮則時事於是乎廢先王乃移用其民以救之
 ○易氏曰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
 救之亦如五黨相救之法然則與大司徒之移民何別曰
 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
 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王氏詳說曰案大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
 云涖誓百官戒于百族祀大事也誓戒又祀事之大也大
 宰掌之所以致其謹大司寇涖之所以防其犯六鄉司徒
 之官遠在二百里之中誓戒之事固無預焉但審之而已
 審其誓戒即共其野牲矣是以先期而辨事蓋大司徒預於
 國之大祭祀小司徒預於國之小祭祀皆奉其牛牲而羞
 其肆遂官遠矣遂師之共野牲者共於遂人遂人之共野

牲者共於牧人六遂何誓戒之有鄭氏闕然無說而以審
 為聽誤矣○王昭禹曰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遂師又共
 野牲則贊遂人共牲入于牧人也以遂師登六畜牧其田
 野故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鄭康成曰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
 曰野役職曰野職無適而非野職九職賦九賦大府內府
 之所掌其所以入于玉府者特式貢之餘財耳今六遂之
 民而以九職九賦得入于玉府者何耶蓋玉府掌玩好之
 物成周之制使民各任其所賦若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
 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
 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葛以時徵絺綌之

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野職野
賦之得入于玉府者其是歟○黃氏曰虞衡本自為一官
府而屬於遂以其有農當授地頒職作事通於遂政而遂
師徵財征故其當入玉府者由遂師專達其餘則與凡賦
入于有司

賓客則巡其道脩庇匹尔反其委積

鄭康成曰巡其道脩行治道路○鄭司農曰庇具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音歷共丘籠力量反及

廡市軫反車之役

鄭康成曰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使以幄帟

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王氏曰幕人大喪共帷幕帟

綬今此幄帟非幕人所共矣道野役帥以至墓黃氏曰謂道之居先備緩急

用磨者適歷執綽者名也賈氏曰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綽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執綽之人背碑

負引而退行遂師拘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丘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廡

車極路也極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廡因取名焉

行至壙乃說更復載龍輶賈氏曰四輪迫地而行即輅車以二軸貫四輪四輪即說文云無輻曰輅是也○

王氏曰廡車載圍壙之廡者○王昭禹曰遂師則共廡車

之役人也

曹氏曰凡取於野之物供朝廷以成禮者勢力號令所驅

在後世常有旁科雜擾之患今惟一遂師專之政不出於

多門吏不至於並緣而六遂之民亦免於苛征倍役矣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易氏曰如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比敘其事而賞罰

賈氏曰比敘者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六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賈氏曰遂大夫各主一遂如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鄉差次至鄰長則是不命之士為之其鄉之比長則下士○薛平仲曰六鄉之民既環居於國城之內外則公卿大夫實易以從容於其間先王因勢之便以分其職則爵秩之隆所以加於六遂一等者其理則然非固厚於六鄉彼為遂之民者既間居於甸稍縣都之中而所謂王子弟之親與夫公卿大夫之尊又皆食邑於其內則其統臨而鎮撫之者蓋亦至矣而遂復設官以從而教治之則爵位之殺所以降於六鄉一等者蓋所重在彼抑豈有薄於六遂者哉

又曰六遂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鄰長不命萬二千五百人愚

案鄰長推為五家之長其受田與五家等本非有祿以養之餘說見比長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賈氏曰此與遂師職意同○王昭禹曰鄉大夫以歲時登

其夫家眾寡遂大夫不登以遂人登之蓋鄉之官莫尊於

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李嘉會曰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遂大夫稽之於下遂師登之於上

易氏曰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

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易氏曰黍稷高下種稔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

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鄭康成曰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易氏曰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

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伍

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王氏詳說曰遂

師遂大夫言政令戒禁至於縣正鄙師鄩長里宰則特言

政令而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又無與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鄉大夫

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曹氏曰王畿千里之地自六鄉六遂之

民總為十有五萬家其餘地天子使吏治之不統於遂官者是為公邑公邑之外為大夫之采邑者是為家邑家邑之外為鄉之采地者則為小都小都之外為王子弟之采地者則為大都雖曰家曰都各有不同而實皆采邑也遂大夫令為邑者則所職不止於六遂併與公邑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皆治之則所治者廣矣

○易氏曰為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善否皆可於歲終攷之○曹氏曰歲終會政

致事將以達其可誅可賞可廢可興之實于朝廷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鄭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今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易氏曰簡之脩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為之具也○曹氏曰此亦教邑旺者

三歲大比旺志反則帥其吏而興旺

鄭康成曰興旺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興猶舉也○劉

迎曰興旺不過明有功屬地治而已後世尊廉賢良之舉即興賢能之遺制力田即興旺之遺制豈可比而一之

○黃氏曰鄉之所

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之旺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千

家幾二萬人必當有桀異聰慧者於是乎興之○李景齊

曰六遂以耕為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過教民稼穡之事實

興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野之中

莫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興之固不至老於龕巖深

谷之下而不獲進矣○曹氏曰賓興之禮既詳見于鄉則遂之興旺安得不

外故以耕為主前同於鄉大夫賓興之初鄉近於內故以教為主遂遠於後互見其實一也○易氏曰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旺

之遺意○曹氏曰教養之本在於井田耕農之中鄉遂之

有司所以察其民者固非一端而公論之所稱者固非一

日則興於井田者決無虛偽趨競之人於是取而用之其

賢而有德者可以儀表於民庶之上觀感而化而風俗厚

矣其能而有才者可以圖回於事為之間綱舉目張而治

績著矣

○林椅曰在遂鄉有里一有
宰縣有正大比與旺為此耳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黃氏曰遂大夫專以教稼稽為職而里宰合耦于耜鬱長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與旺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在畎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其地治者謂有黜陟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關絕於是以前興之旺聯屬之興賢能曰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興旺曰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日之所服習者而官之故曰興士於庠序興農於畎畝○鄭康成曰屬猶聚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王氏曰明其有功者則察舉其屬人之有功屬其地治者則聯比其地治之職事○曹氏曰明有功非不及德也其服勤於田畝而有功者即其實德也屬地治非不及教也其聯屬於地治而無曠者即其實教也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易氏曰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為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於天下四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為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為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為都邑者四達於小都大都之地四達而戒其功事則民無不趨於事事無不著於功行之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無非教矣○黃氏曰四達謂達之于四疆凡為邑者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即所謂以稽功事者也○鄭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劉執中曰治教其民有四事可以上達于王一曰食達有以禦水旱二曰兵達有以治軍旅三曰賢達有以補教化四曰能達有以成政治為邑之事惟是四者可達于王則受上賞○鄭鏗曰里鄙縣鄙之吏位卑職微無由自達于上今戒之以勉立辦事以謂遂大夫當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于王彼其小吏勤職于下得以聲名彰徹于上安得不自勉哉○王氏曰凡國之政令自王達之于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于遂人自遂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于為邑者此之謂四達

鄭鏗曰有以戒之於其先則視其勤惰以行誅賞廢興誅

賞廢與非遂大夫所得而專亦達于王而已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王氏曰遂官各降鄉一等其官各亦降焉故州謂之長縣
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賈氏曰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黃氏曰徵徵斂也
謂之政令徵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丘甸令貢賦稅斂
之事是也

鄭鏐曰或徵其賦役或比其衆寡非有政令何以治哉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音促其稼事而賞罰之

項氏曰頒田里謂一廛百畝之類○賈氏曰分職事者即
九職之功事也○鄭鏐曰民事不可緩稼事伊始則趨之
使趨時

易氏曰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
安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爲之趨其
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
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
也耕耨者有秩叙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
於下也然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已則民無不舉之職

事○鄭鏐曰民之好逸惡勞古今則一何古之農民不憚作勞丁壯耕而婦女鋤後
之農民不昏作勞至於舍其耒耜而去於游乎是無他古者非特務農之君以
勸農爲先蓋亦爲吏者得用賞罰以與之從事勤於三時者吏則有賞彼安得不
慕賞以致勤惰於稼事者吏則有罰彼安得不畏罰而自惰觀縣正趨其稼事
而賞罰之之語信周家之吏勸民有術矣然考其賞法無所見惟里宰行其秩序之
說意其爲力田之賞如漢世力田者賜爵一級二級之類若夫不耕之罰則出屋粟是
也○李嘉會曰頒田里分職事慮有不得其平於
是掌其治訟趨其稼事必有勤惰之分故有賞罰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王氏曰移執事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
其時事也○易氏曰衆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民以執事

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劉執中曰稽攷其功程會其羣吏所集之事職否而正其誅賞

黃氏曰亦攷察之如鄉師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鄭鏐曰教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事三歲興眡何耶鄙師猶鄉之黨正名謂之師非有教法何以爲師乎

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黃氏曰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禋遂鄙視黨然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禋之名不出疑野祭法略皆不立名或社或禋皆得祭於此豈非里社者歟○

鄭鏐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鄭康成曰作民謂起役○易氏曰戒令所以肅衆志軍法以百家應調發之數故鄭長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爲一小陣然後鄙師爲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

鄭康成曰時四時也○黃氏曰數衆庶稽其在不也媿惡其人之善良奇衰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于上○易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媿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媿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

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教耶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鄙師察其媿惡審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則鄙師誅賞之蔑有容其姦矣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李嘉會曰鄙管五鄩職衆事夥宜於此會其政而致事於縣正

鄩長每鄩中士一人

各掌其鄩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鄭康成曰校猶數也○王昭禹曰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言稽夫家之衆寡至鄩長則曰校登其衆寡曰校登者登之而致其審矣蓋族百家也鄩亦百家也惟百家然後爲可校况上自遂大夫縣正鄙師下自里宰鄩長皆不言喪紀之事惟鄩長言喪紀猶六鄉之官上下不言葬埋惟族師言葬埋然則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則四里爲鄩亦使之相葬等而上之黨相救州相賙鄉相賓愚以爲在鄙在縣在遂理或然也等而下之閭相受比相保愚以爲在里在鄰理或然也不然鄰長何以曰掌相紆相受與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者同乎又何以曰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者同乎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賈氏曰喪紀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鄧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六鄉互見其義

○李李嘉會曰六遂之民以農為急喪祭易於曠禮使

百家之長治之則職親而事舉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易氏曰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之器無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器帥而至鄧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鄭康成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李李嘉會

曰言有司則見其衆

凡歲時之戒今皆聽之

鄭鏗曰有戒令躬往聽之歸而告戒一鄧為之長者職當

然也

○賈氏曰鄧長中士唯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鄭知聽謂受聽而行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賈氏曰鄧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攷女功之事○鄭

康成曰女功絲枲之事○李嘉會曰男耕女桑俱其職也

故鄧長以稽之

鄭鏗曰遂大夫以教稼稽為職縣正則趨其稼事鄧長里

宰則趨其耕耨何也春耕而夏耨皆稼稽之事非縣正只

趨耕於春而鄧長只趨耨於夏里宰之兼趨其耕耨也遂

之官以勸農為職則凡稼稽三時之務皆當督之使疾趨

時若夫女功之事遂官皆所當稽獨使鄧長稽之豈惟一

鄧有女功耶亦互見之義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長謂之宰至治一里者猶鄉也閭胥亦以宰為名何耶宰取其能裁制耳一里之眾苟無宰制之能何以治之職之卑者於尊無嫌所以同夫宰之稱○黃氏曰一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為甲長謂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為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蓋一丘二十五人起羨卒矣

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鄭康成曰邑猶里也○鄭鍔曰治一里之政令宜以里為言乃曰邑者蓋有以五家而稱邑者如鄰長言邑是也有以十家而稱邑者孔子言十室之邑是也有以四井為邑者小司徒所言是也有總六遂皆名曰邑者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是也二十五家亦謂之邑蓋邑者聚居之義眾之

所聚皆可以通稱也

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鄭鍔曰一里之家相與耦耕宜自配合何待里宰余以為耦耕之法一耜之廣者五寸二耜為耦廣深一尺故合二耜則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力有強弱為耦者未必通耕則耕者廢里宰歲時往即耜室為合其耦使人人適均斯無廢耕之事耜之為言助也○易氏曰耜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為剛不易之地一畝三剛一易之地一畝二剛兩易之地一畝一剛剛廣一尺龍高一尺二人各執其耦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合一剛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耜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里宰合耦之所教為治所之名

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蓋於此室計之所謂歲時者其季冬歟為合耦以治稼穡乃趨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趨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歟官伯言行其秩叙說者謂秩者祿廩之常叙者遷進之次此農民耳

所謂秩序者何也余謂此乃力田之賞也漢自高后置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勵天下使之務本文帝又置力田賞負以是知秩叙者爵一級爵二級之數里宰推而行之則庶幾有遷進之漸以激勸之也

○賈氏曰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序相助佐為之○曹氏曰里宰合耕于耨之法尤為井田均民力之要指耦者謂兩人相助而耕皆取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即合耦之意也然合耦非止一井而已蓋合百家之眾共耕十千畝之田詩人所謂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使民均其耕耦之力共其刈穫之利自東作西成少長相從平秩有序雖遺秉滯穗亦得以惠及鰥寡孤獨之民○黃氏曰鄰長無爵故行其秩使有祿所謂祿足以代其耕是也蓋時時給之皆旺也不相帥屬故以其才等行其序有序則有秩秩序定則有後有先有帥有從有司政令皆可應也周禮凡其體敵不能相帥屬者則皆秩叙

總論

李景齊曰周家以農事開國誠知夫熟耕凍耘霑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以簡稼器脩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

又巡之稼器稼政又無不曲致其意則民宜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而耨與夫趨其耕耨鄣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之官又有以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以旌其勤而扶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以為農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襁襪耒耜之中其情可為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畷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後世以勸農為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菽麥常率一遊要不過具文而已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易氏曰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稽乎下後言待有司之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蓋邑之眾寡與夫六畜兵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

○賈氏曰此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鄭鑿曰所謂有司者其遂人歟

鄰長五家則一人
掌相糾相受

賈氏曰使五家各相糾察○王昭禹曰相糾則為其有臯奇衰相及故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王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鄰相贊則比亦相贊也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

曹氏曰相糾相受乃使五家之鄰長得以專之蓋比屋而居五家之勢為至近朝夕出處五家之情為易知其間純實而朴厚與懷姦而飾詐者皆不逃於目睫之頃以之相糾可使有所警而不為非以之相受可使有所勸而必為善變化其氣質潛消其邪心所謂舉賢與眡皆由此乎基之不然民散處於遂者其善惡豈一人所能盡究哉○李嘉會

六鄉之民居近郊近則易親比長以和親言六遂之民散居田野則遠此曰相糾而不及和親

凡邑中之政相贊

劉執中曰邑中之政謂里宰也

鄭鏐曰不獨治其一邑之政彼有政焉此其助之此有政焉彼亦我贊則鄰里相通短長相補庶無一政之或闕○易

氏曰相贊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導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今所以為易供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天下矣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鄭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鄭鏐曰卒伍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徙徙必有故○黃氏曰徙不惟不便其處上中下地人多寡絕相遠則不容不徙

徙非私遷也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同然比言國中及郊此言他邑者遂中地廣以下劑致眡詎可容之遠徙

耶徙于旁邑或可也所謂邑者殆指里宰之里中為邑。

曹

氏曰新遷之地始至之情或扞格未平又使鄰長躬至其所而授之使相信而有所據相敬而無所疑然後徙居者所至如歸

王氏詳說曰比長言徙于他而鄰長言徙于他邑蓋六鄉無邑公邑采邑皆在六遂比長言為之旌節鄰長不言鄰長之於六遂既非國中及郊所以徙而授之無旌節以行之

總論里宰鄰長

曹氏曰縣正而下如鄙師鄰長雖各有職掌大抵皆趨耕稼稽民數謹征役治喪祭戒令誅賞往往略同惟耦耕徙居最為重事乃不列於縣鄙鄰之官獨見於二十五家之里宰五家之鄰長者蓋鄰長雖微能糾察其善惡使民無遁情里宰雖微能協此耕耦使民有餘力等而上之有百家之鄰長五百家之鄙師又有二千五百家之縣正次第

而考覈之申明而勸勉之六遂之內宜皆良民而無惰農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鄭鏐曰旅猶處也然孔子於易則曰旅不處也惟其不處是以名旅○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于外未安其居新厠亦然故以旅名○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游旅寄於四方今民以羈旅為名官以新厠為職豈非自狹徙寬移偏聚之民於闊曠之野上之人當勞來安集之乎

易氏曰或謂旅師之新厠繼於鄰長之後即民之徙于他邑而為之授者然他邑居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厠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與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

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鬴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廩人為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廩為疇則謂之新疇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間粟而用之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鄭鏗曰康成謂勸粟者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夫民既相助作何名又出稅粟恐無此理勸粟者合耦于勸而不趨合耦之令者

罰使出粟

○劉執中曰勸粟為有五畝之宅不勸而樹藝之乃出不毛之粟

屋粟者有田不耕載師

所罰之粟

即鄭說○張氏曰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楊謹仲曰鄭以屋粟為所罰田不耕者之粟既有此罰則天下無不耕之田所罰之粟不常有旅師果何如掌哉鄉遂公邑皆為溝洫三等采地乃為井田則是當時有公田則所聚之粟謂之助粟乃八家助耕之所收無公田者所聚之粟則謂之屋粟乃三家共其所稅之粟而輸之以其三三相保其稅

間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楊謹仲曰其間民無職事者乃不受田之餘夫則常有之矣

所賦之粟乃其常也○易氏曰間粟即甸地間田所出之粟

○曹氏曰此三等之粟在農民常賦

之外旅師之所專掌

愚案鄭氏改而為若最無義王氏連上讀之為是

王氏曰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間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施以散

鄭康成曰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王昭禹曰載師以時徵其賦則勸粟屋粟間粟皆在焉閭師以時徵其野之賦貢亦勸粟之類耳旅師於無事則徵焉聚而用之而已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

孫氏曰遂人以下劑致疇旅師以質劑致民皆別為籍以

稽之○項氏曰以治地之約契案民數而致之則其頒之

也平且無所肆欺也

○王昭禹曰立見謂之質立約謂之劑以此致民防偽冒也

鄭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

○黃氏曰興發也

平頒之不

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陳君
 舉曰此乃頒其積平其興謂頒我所積以平其價之興也
 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平其興正是旅師之義
 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曰以調衣食曰惠

○王氏曰施其惠若民有艱阨不責其償

○鄭鏗曰遺人

掌邦之委積待施惠野鄙之委積待羈旅矣此旅師又聚
 三等之粟以施惠以待羈旅何耶遺人與旅師施惠則同
 其所用則異王制言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比長有徙
 于國中及郊之文又有徙于他為之旌節而行之之文然
 則旅師所施惠者皆為新阡之羈旅於野而未有所授之
 地也與遺人之待羈旅不同何以知之名官曰旅而言凡
 新阡之治皆聽之則知之也

鄭康成曰以作事業曰利

○王氏曰資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以與之○鄭鏗曰散利則有時而收之○黃氏曰

散其利不使積貯者存所專擅常平平賣之法也

易氏曰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法則
 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
 荒之民也○曹氏曰慮其名籍之不定則為質劑以致之
 慮其物價之興踴則頒此積粟以平之調其躋阨則施之
 以實惠助其資本則散之以實利其曰政令之均蓋均是
 數者無一夫不遂其所欲耳

總論

陳及之曰周家之為民慮至矣歲有凶荒則有補助之政
 旅師實掌其事平其所興徵者頒其所積聚者凡質劑所
 致者悉補助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蓋無有偏黨
 不均之患矣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而大司徒十有二
 教之所謂散利也鄭氏乃以均其政令為使之出息夫豈

有補助之政而俾之出息乎介甫青苗之法遂取以為證
又以平頒為不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
特救荒政耳意在救民苟樂歲粒米狼戾則民自有餘何
至貸於官府哉青苗之法每歲再行取二分之息意謂貸
者必窮民否則大姦猾而富足之家則不願取夫貸於窮
民及姦猾則未必能出息故為無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
說則富足之家亦強使貸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易氏曰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勸粟屋粟而
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
之始苟非上之人為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
王所以專立春頒之法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
禮庫曰
旅師鄭氏云每歲如振貸非也正是專貸新賑李景齊曰頒之以春則
民有以濟其乏而斂之以秋則粒米狼戾之時不至於殺賤而傷農

曹氏曰其聚之也不雜於常賦其用
之也亦不施於常農惟新賑得用之

孫氏曰先王之恤難阨養老幼有予之而不復取惟新賑
則春時所頒秋時必斂亦以新賑之轉徙不一苟予而不
取既非可繼之道又長游惰之習必定為斂散之法然後
可持久不替人情亦將自勉乎職業不徒仰食于官府矣
凡新賑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鄭康成曰新賑新徙來者也
○賈氏曰即上徙於他者治謂有所求乞

執中曰給其糧食頒其田宅勞
來而安集之皆所以聽其治使無征役復之也
○黃氏曰等復

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
常法也遂人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為復除之等明矣

易氏曰或謂新賑之治與遂人下劑致賑之說同是不然
遂人致賑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媿惡為之等不止乎
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為家取二人而此則使人之無征役

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阡之常法旅師乃凶
 荒補助之法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
 徙家暮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以歲月之期
 然後以地之媿惡為之等媿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
 下地以三地為輕重之等至期則征役行之
 孫氏曰新阡雖無征役久之亦不能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鄉之法則曰國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則凡曰
 為邑者蓋國以容六鄉邑以容六遂甸稍縣都皆其邑之
 所積則稍人之職得不繼於遂官之後乎○鄭康成曰主
 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
 大都自稍以出○黃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
 法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為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法而

曰掌令丘乘之政今蓋不為丘乘者非其所當今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縣師之作眾庶既以其係於公邑者而總
 之矣此言稍人之今丘乘則以其出於公邑者而征之矣
 蓋遂地車賦之正法也○易氏曰丘即四邑為丘乘即四
 丘為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

四丘之四馬而車乘之數之定由此推
 之十乘百乘千乘萬乘而大備故曰丘乘

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為伍至萬二
 而車乘之數以之始自

千五百人為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為千乘王畿
 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為萬乘是每乘當用七十五人
 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為甸甸之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為
 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
 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為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

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陳及之曰備之多以存武備調之少以優民力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為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即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為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寓兵之制出軍則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為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陣行列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

丘地也所謂徒役輦輦廛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堂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王氏詳說曰縣既受法于司馬矣稍人又聽於司馬者縣師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縣師之掌遍於王畿之間稍人之掌止於三等之采地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從而受司馬之法於縣師以

見小大之相維也

○黃氏曰徵發之令司馬下之縣師縣師下之甸縣都復以其法授稍人據其法以作其衆庶而帥之稍人下士得

主興作事而為之帥其意密矣以聽於司馬聽其分隸縣師鄉官稍人甸官其作事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受法于縣師中外相應

鄭鏐曰先儒謂同徒者司馬所調之同余以謂一甸增二里二里乃為一成積至於百里乃為一同出車千乘至於一同則人徒車輦可足用故謂之同徒非司馬所調之同

○林氏曰鄭氏謂司馬所調之同蓋同則丘地以其地之所聚謂之丘以賦役之同謂之同○易氏曰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帥而為役謂之同矣○曹氏曰古者不輕用民之力固曰一歲之役不過三日而更代則忽去忽來無乃紛然擾民是以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夫卒伍而言合必有抽摘調發之宜必有更休番戍之道故先為聯法以為出處之便使凡出征者有居外之勢而其聯則雷以代其更役之事凡出而有事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其畫戰則目相視夜戰則聲相聞行以車為衛止以車為營各致死力以相應援莫敢任意以驅馳此車戰之良法

大喪帥廛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鄭康成曰廛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賈氏曰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廛車之事司徒地官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眾以聽於司徒○黃氏曰此蒙上以縣師之法作之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委人主斂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亦與徵斂

之官連類在此○項氏曰路室有委畜聚之小者○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於牢米薪芻委則止於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取其予之之義則名官曰遺取其聚之之義則名官曰委言遺則可以兼委積言委則積有所不足故遺人言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以委積為言委人言祭祀賓客喪紀則特曰薪芻與夫木材至於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之薪芻非委積也

薛平仲曰薪芻之所聚曰委蓋地利之至末也視稍人之丘乘其輕重有間矣然稍人以下士為之而委人之官既畀以中士又輔以下士何其於至微且末者顧重其職哉蓋丘乘之當共稍人令之足矣所謂薪芻者其責之於民則常病於細而用之於上則不勝其廣先王必以中士掌

之于以示地利之在所愛惜也此斯民野賦之共曾不以細而不堪命歟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以外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薪以給外內饗饗烹之用芻以給馬牛之用委人掌斂之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凡疏材草木有實者○王昭禹曰疏材臣妾之

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疏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鄭

鏐曰九職任萬民使臣妾聚斂疏材今乃設一官以斂之何也此乃委積之所須者所待為至廣則所積宜至多矣非九職任民之比故專設一官以聚之

鄭康成曰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王昭禹曰言凡聚畜之物非

色一

愚案薪芻疏材木材畜聚之物皆在地賦外委人於斂野賦之下而兼掌之則所賦之內必有可以通融者不然其斂於民虐矣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王氏曰稍聚者所聚稍給之

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劉執中曰稍聚去王城三百

里賓客有時故以待之甸聚去王城二百里而羈旅無時

故以待之○項氏曰稍廣故以其所聚待賓客可以備禮○黃氏曰遺人野鄙

之患○項氏曰甸小於稍故待羈旅過客其用微

鄭鏐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羈旅蓋遺人之待者米粟

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疏材而已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余當為餘聲之設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賈氏

曰上巳云旬稍此餘聚是縣都中畜聚之物○王氏曰余聚者所聚經用之餘物頒則用財之餘事故以余聚待之

○項氏曰其餘則待往來之頒賜○李嘉會曰頒賜有在賓客有在軍旅有在出疆之使既以委人餘聚待之至遺人不以頒賜立額蓋遺人施惠以下皆非常用故頒賜不可得兼

以式癩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䟽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圍財

用鄭康成曰式法故事之多少○易氏曰薪芻䟽材木材之類實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大宰之式法

鄭康成曰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

○賈氏曰掌次云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故以給張事

鄭鏐曰賓客共芻薪軍旅言共其委積薪芻者蓋軍旅之

所共不一此特共其委積之薪芻爾○賈氏曰䟽材是百草根實可以助禾粟以供馬牛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薪芻在野故曰野委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共

之兵器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

○鄭鏐曰共其野委則又併與守野委之兵器而共之野委不守則敵人鈔略以乏軍須必為之防可也

鄭康成曰野圍之財用者苑圍藩籬之材

○賈氏曰苑圍藩籬以遮禽獸○王昭禹

曰野圍財用以備資給○曹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車徒皆止止則必宿而宿必有路室之委是謂野委豈可無兵器以助其守衛乎路室必有藩籬之固是謂野圍又豈可無財用以助其防閑乎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賈氏曰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謂之軍旅之賓客○黃氏曰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委人館之者就薪芻也

鄭康成曰館舍也○曹氏曰國事莫重於兵則委人之預備者亦莫詳於兵軍旅之賓客於是可即安於館焉

總論

曹氏曰薪芻材木皆麤惡而瑣細者取之於野而斂不及於民聚之於臣妾而力不妨於農備之於素暇而憂不形於倉猝儲蓄有餘給使無乏取者不病於求之難與者常見其供之易故賓至如歸師行宿飽脫有號召有會同則上作下應求得欲從人無不辦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七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平土地之政令○呂氏曰此所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賈

氏曰土均草人稻人皆土地之事

薛平仲曰自稍人之令丘乘則民知國事之當力委人之斂薪芻則民知野賦之當備然使均齊之政不行則民將以厲已為怨孰知聽命之為義是則土均所由設也○王氏詳說曰均人所掌非止於土政之政有力政存焉土均所掌則止於土而已故均人云地職土均則曰地事均人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

○薛平仲曰鄉有均人以均力政於鄉遂有土均以均地政於遂鄉豈無任於地事遂豈無職於力役蓋鄉之環於王城者役為重固力政之所當審遂之列於田野者耕為重尤地政所當審此其職之所由分○李嘉會曰均人所急在力政故用中士而事簡土均所掌者廣故用上士而官眾

掌平土地之政

王氏曰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雖有及乎地征然以上為主未及乎均人故言平土地之政鄭康成曰政讀為征所平之稅

賈氏曰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鄉遂公邑征稅則均人平之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易氏曰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數牧皆

謂之地守曹氏曰鄉遂井田地域溝封之守山林川澤掌固司險之守皆是也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

地事曹氏曰凡有事於地如治溝洫設涂木之類皆是也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

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媿惡重輕適其平

黃氏曰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起於

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蓋與均人一法均人

所以不均地貢者國中九貢閭中之法無不均矣王氏曰有職必有

事有事必有職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不均地職均人均力政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不均力征者互見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曹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於和未免一於任

法則前日均平之政將以齊民反以戾民政令刑禁施舍

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間法之所不能盡者

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力乎猶有未宜

於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纖悉之異宜者而平之凡禮文

之異同見於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遽易訟襲之積久見於

習俗之便安者不必輒變凡施之於喪紀祭祀者皆不敢

盡決於朝廷之法更以地之媿惡為其厚薄輕重之節而

後可以使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項氏曰和之如

何以地媿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

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因革喪祭之豐約宜者令之不宜

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已和則中節之謂也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黃氏曰爲之輕重之法使無偏廢難行之節所謂和也必本於地之媿惡蓋其豐儉厚薄皆於此乎可見刑禁亦必有以和之則一切之法以律天下宜其所難行矣掌其政令蓋已和而著爲禁令也

總論

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土地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

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正可以入出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惟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媿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細微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媿惡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敬又須土均

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草除草也○易氏曰掌土化之法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為化也

薛平仲曰均一之政既行則斯民之從事於耕稼者是雖有地利之難致且將為之致力所謂土化之法下地之稼孰不各與其事而使地之無遺利哉此固草人稻人列於土均之後也

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王昭禹曰移瘠而肥移惡而美夫是之謂土化土化者因形移易之也○劉執中曰既相其地高下之宜種之九穀又取九獸之糞以化其土然後種之非特用其糞以令其民薙草而灰之以和其糞則地有可化之理故月令季夏

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若欲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今之農民莫不如是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音低用羊墳音粉壤用麩音眉渴音其澤用鹿

鹹音昔濕音呼用狍音呼勃壤用狐埴音時壚音音用豕疆藥音音用蕒音扶輕

學音照用犬音反

項氏曰夫土不能皆美以形質則有肥磽以地利則有厚

薄於此必致人功焉化薄而厚化磽而肥非糞種不可然

地各有宜故草人物色其地宜相而為之糞種糞種者積

壅穢以培毓之今南方田皆然鄭司農以為以獸骨汁漬

其種失矣○鄭鏗曰地之色有駢赤而性剛者有既赤而

又為繚緹之色者○項氏曰一有墳起而又壤解之者○鄭氏曰

也○胡氏曰無塊曰壤其性和緩特起曰墳其性高燥有舊為澤而今則渴竭者有本鹹苦而

又濕鹵者有勃壤則粉解而粘者有埴壚則粘䟽而不墳

者○胡氏曰土粘曰埴其性膠固卑下曰壚其性次埴有疆樂則堅強而不和柔者有輕

則輕脆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將以化之

則隨其所宜或用牛或用羊或用麋鹿或用豕狐或用豕

犬或用麻蕒者○易氏曰八物皆以糞化草此則獨以草化之耳○王氏曰糞種以糞糞之唯用蕒非以糞而亦謂之糞者其用之也亦如以

糞糞之皆可以變惡而美易瘠而肥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

徒百人

薛平仲曰以三農生九穀言之則九穀之種皆民職之當

事何獨於稻人而命官哉蓋下地之卑水之所鍾水之勢

不達則稻之利不興徐導其壅溢之勢以致其稼穡之利

夫蓋有難為功者矣是又稻人之所特設必以上士居之

掌稼下地

易氏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

宜於荆揚蓋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故

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李嘉會曰稼下地必先治水而後治草者蓋草生則地不見

草死則地益肥積之數次其上益高其根益密而積壅於水面乃可種焉此稼澤之法

以豬畜反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

寫水

易氏曰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

稼使水之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

治水者有其道耳○鄭鍔曰地之下者水之所聚當先為

豬以畜水左傳云規偃豬禹貢云彭蠡既豬謂畜水使不

流○王氏曰待旱也水內有所豬而外焉無防以止水之來無益也故

又當為防以止之○王氏曰待水也將以動蕩餘水使之行則為廣深

四尺之溝○項氏曰稻宜下地民之食為多黍稷宜高小旱不足患故專設下地之官豬畜之以防旱止之必有以行之故蕩之於溝將均

受其平地之水則為廣深二尺之遂○項氏曰行之必有所歸故均之以遂之田首小溝○王昭禹

曰遂傳受諸豬而鼠之者也○將以棄水而去之則為小列而舍項
 鄭康成曰遂田首受水小溝也氏曰由遂而入田之畦畎則謂之列○賈氏曰先鄭以舍為舍去將使水去之
 之舍後鄭為止舍之舍下文澮是寫去水則此舍為止水於其中○項氏曰水於
 速則為廣二尋深二仞之澮以寫之使歸於川是會焉既處之
 必有以去之故寫之以澮澮田尾大溝去水者也○王昭禹曰澮者通諸溝而置之川也
 ○黃氏曰水政蓄泄掌在稻
 人則以稻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王昭禹曰毀草為芟○鄭康成曰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

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黃氏曰草芟

以涉揚之草死
田肥故曰作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莢之

鄭康成曰殄絕也○鄭司農曰春秋○鄭鏗曰稼於下地以去水

為先若夫稼澤則法又不同澤者草之所生所以去草為

先盛夏水熱芟之夷之以水殄之草不生則地可稼○王

氏曰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賈氏曰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

云草所生○李嘉會曰澤地草易生而害其種種以○易氏曰芒種稻之

有芒者

早暵共其雩斂

項氏曰早暵則共雩祭之所斂以稻所急水者也

愚案雩祭所斂必是下地所產卑濕之物須稻人以共

喪紀共其葦事

鄭康成曰葦以闡壙禦濕之物○賈氏曰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王氏曰喪

紀共其葦事葦生下地故也○曹氏曰澤宜於芒則有芒

種之種早急於雨則有雩祭之斂澤宜於葦則有喪紀之

供古人於下地無一而有棄物矣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遂自草人稻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矣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為王訓之以廣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關蓋甚大也雖然二官皆以訓為名明辨而啓迪之開陳而敷宣之之謂也山川土田之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所迹彼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後之相禪盛衰之相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事有可鑒訓之以志而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奄方輿攬圖籍於民上者其將兢業於此乎○曹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況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諷諫覽今而

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的天下之利害愈審斯其為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曰此二官為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媿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為之精察其利害媿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為之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為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隱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其隱則能精察其利害媿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劉執中曰慝惡也惡風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為地慝而辨其所產之物有害於人者以豫詔於王○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林氏曰上有所求各以其所有則下之

所共易致宜於青者不宜於揚宜於豫者不宜於宛則土訓之詔地求可知

鄭鍔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

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原其生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曹氏曰凡地慝地物地求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利害知所避就取予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愚案必使土訓夾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利害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久時事○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鍔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

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方志則王有游如少昊之墟如大庭之庫如穀之二陵相之帝丘之類王可問而知

劉執中曰四方地里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掌誦其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瞻而未知本末者則以其志誦訓以詔之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慝其方言語動作所惡者以詔人君辟忌而勿言之勿為之恐惑人瞻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詔之者如是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慝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詔其起居飲食毋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事非方志也

陸氏曰李巡曰充信也徐舒也揚軫也荆强也豫舒也雍

壅也冀近也

謂西河之間情性相近

其論方俗之情性大槩如此蓋民生

天地之間剛柔緩急係水土謂之風好惡趨舍隨君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崆峒之人武秦人尚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此皆風使之然也吳楚之信巫重祀鄭衛之亟會流淫魏之少恩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椎剽燕之輕急齊之偽詐不情吳越之好劍輕死齒貴正信而尚禮器魯重廉恥而尚禮義宋多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之然也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駢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

均載師土方土訓誦訓所以有功於天下也○曹氏曰凡
方慝辟忌地俗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醇厚之
風可回而奇衰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
王車備王或質所聞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
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

愚案大者曰虞故山虞澤虞皆中士小者曰衡故林衡
川衡皆下士然大山大澤大藪徒八十人小者皆徒二
十人此等皆山澤之民有斬伐之事則共其役事已則

還受職於山澤何嘗有厚祿以養之王氏以山川林麓
澤藪所出之富足以祿此徒非也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家之所資者厚民
生之所賴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開斯民競利之
心縱而委之於下重以啓斯民忘本之念是以先王爲之
虞焉以虞度之以嚴其法也爲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
政也民知利之爲可資而不知利之爲可餌則土物愛而
厥心臧教化之端孰切於此

陳及之曰周禮有頒田法而山澤未嘗頒之民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內山澤皆官
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爲上中下三等
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
山林者供薪蒸木材入川澤者共川澤之奠以當邦賦然

則周制何以不頒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者眾矣今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賈氏曰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彼是竹木生平地者此是山內之林也○易氏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受之法即所守之厲禁○林氏曰為之厲則別其地以為之限為之守則命其人以為之守為之禁則設其法以為之禁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禮則貪殘之民不得以暴天物矣

李景齊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官不為之守禁則

紛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兼并者不得逞而其利可以均及於民矣王○

昭禹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蓋商之末世猶凶年也以荒政拯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苟不禁之謂之無政矣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

堅濡調○曹氏曰日之所在木必堅刃可用故仲冬仲夏之斬木為材者必相其山之南北

王氏曰考工記曰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䟽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敝不蔽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䟽理而柔者也䟽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知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王昭禹曰斬陽木

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則齊諸其陰也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齊諸其陽也如此則堅者不失倔強柔者不失於弱矣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賈氏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軫子貫之所以謂之牝服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二者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為之○王氏曰季標枝也蓋因其材而採焉時即上文仲冬仲夏之時○王昭禹曰夫財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因天時以養材因天材以養氣然後工之巧行焉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鄭康成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

盡物○王昭禹曰草木零落斬木之時使終是時而斬之則將苟取於盡物故令之以時又期之以日有期日則節其時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曹氏曰邦工朝廷之梓匠○鄭康成曰掄猶擇也○賈氏

曰上文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在冬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賈氏曰上文據國家使工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

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林春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

木可也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亦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

春云無伐桑柘○曹氏曰掄材雖不禁而春秋之不可斬材則自有禁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

鄭康成曰竊盜也○劉執中曰謂厲禁之內○王昭禹曰

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曹氏曰天之生物有限人之用物無窮若蕩

然無制暴殄天物則童山竭澤何所不至刑罰之施至是不得下行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鄭康成曰為主○賈氏曰辨護者謂供時用相禮儀○項脩

除治道路場壇○王氏曰脩脩祭事除地為壇○王氏曰蹕止人犯其祭虞主

山林掌其政令且為之厲禁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如焉反

鄭康成曰萊除其草萊

○賈氏曰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

三而居一偏○或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鳥獸之害人者消則虞人因田獵而萊山澤者亦以除民之害故也

弊田田止也山

虞有旗以其王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

○賈氏曰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

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雖有熊虎為旗仞數則短宜三仞

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

其禽而校其耳知獲數也

○賈氏曰以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

司馬之職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

禽而珥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

當為衄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衄蓋取字之偏旁以為左

耳其說未為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

當為衄羽牲曰衄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効功

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為毛牲謂羽牲曰衄之文自相背馳

況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於致

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劉執中釋肆師

之職曰珥當為珥字之誤也珥謂小祝之珥兵災蓋田獵

所以訓兵珥兵裁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泣下來歲

之戒亦珥兵裁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曹氏曰祭祀田獵凡有關於山林者皆使山虞掌之既身

為之主以示神之所依又脩除且蹕以肅其壇墠之所既

萊其田以開其可陣之地又植旗珥禽以示其田獵之當

止一則以敬鬼神之神森列凡一木斬伐不敢分幽明為異

觀一則以蒐獵為不得已故於驅馳逐利之際不敢使衆

欲無所限節先王於林木一物其謹重如此非仁矣乎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康成曰衡平也

○曹氏曰官以衡名惟欲其權衡之平耳有所偏眾則非平矣

平林麓之大小及

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賈氏曰山虞尊使中士為官首下士為之佐林衡卑故下

士為官首胥徒多於山虞者以林麓在平地盜竊材木者

多故須巡行者眾

○劉執中曰胥徒增多於山虞者麓在山下養材為多共國者眾則用之者倍去民為近則其守為勞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項氏曰山虞掌其政令衡巡察之而已

○王氏曰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

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政令而已然則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

巡之則知其守而均平之使

各得其宜

鄭康成曰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王氏曰澤虞言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而林衡不言林衡

言平其守而澤虞不言互見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項氏曰以時會計林麓之繁耗而賞罰守者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賈氏曰山虞官尊故

設之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王昭禹曰山林之

政令林衡不得掌之其斬木材之政令而已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斬木之法也服耜斬季材萬民時斬材斬材

之法也

○曹氏曰山虞以時斬材而林衡則受法于山虞以嚴其戒一有不平則計其守者之功過而賞罰之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

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賈氏曰官及胥

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鄭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時謂懶祭

劉執中曰犯禁謂以數罟入於汙池非時取魚鼈者也

王氏曰澤亦必如此而不言亦互見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鄭康成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鱠蜃蛤之屬○王氏曰共川

奠共川物之奠也不言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每大澤六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六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

八藪 賈氏曰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舉藪明知無水又爾

雅藪在釋地篇故知水希曰藪若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 及毛傳云藪澤皆為一者以其有水則為澤無水則為藪 元是一物

又曰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澤中之所出物多也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賈氏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 又有不同皆互見

王氏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人自為守所以澤雖大 莫或害其養蕃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黃氏曰國澤為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 玉府而頒其餘

鄭康成曰入之以當邦賦○劉執中曰時取之有時澤藪

○李嘉會曰澤屬乎國懼民因地以致爭今海之沙岸潮之波渚凡利入之厚無不租撲于官而後漁焉此之謂也

五十七
周禮言義卷二十一
之利非民田之正稅故入于玉府以供王之好賜然玉府有常數也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財物惟澤入于玉府者澤物最小也所以自養取薄所以養人從厚夫是之謂王德又頒其餘于萬民則雖澤物亦不盡利○黃氏曰菱芡葦蒲與民

共之○劉執中曰謂令其守發其厲俾萬民雜免者往焉芻蕘者往焉漁獵者往焉期日既滿則復其厲禁所以長育蕃阜俾之生生而不窮故曰數牧養蕃鳥獸

則山數無物不遂其性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鄭康成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曰葦以圍墻蒲以為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王氏曰澤野所謂數也

鄭康成曰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昭禹曰山虞以旌致禽則熊虎山物也澤虞以旗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賈氏曰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

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禽不同而鄭云屬禽猶

致禽者鄭互見為義

○王氏曰或言致禽或言屬禽則皆致而屬之不言理以山虞見之

總論

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林之

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川衡特

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虞川衡正於虞

衡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於澤虞之前者以山林

川澤為序也山虞物為之厲而為守禁澤虞為之厲禁使

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

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民時斫材而林衡之斫木材

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於山虞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於澤虞故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無與焉山虞以旌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宜於山而鳥羽之飾宜於澤也茲其辨爾

陳君舉曰古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譏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諸侯自食稅田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予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考之周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

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方掌收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人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疑若專利於上而無遺利在民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特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為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於玉府而推本先王領於王官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幹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晉守之郇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系

虎牢於衛不系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別天下之重慮侯國擅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賦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為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天子然初制踈闊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之時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農湖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處皆使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王氏曰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薛平仲曰自虞衡有以司山澤之藏則山澤所出非民生日用之常者先王蓋不以輕動斯民之心非國家經用之

宜者先王亦不以強抑斯民之心故從禽可欲也而田獵之禁則有迹人以掌之寶貨可欲也而金玉錫石之禁則有什人以掌之夫然後自角人至于掌廬其取諸山澤之農者皆以當邦賦之政令夫自太宰之九職言之其所以任山澤之農者蓋如彼而所以取山澤之賦者則如此既已使民之不貪而又使民之易從此先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居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其教化則流行乎中矣

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賈氏曰迹人主跡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厲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

能蕃息雖有政不為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眾矣雖為厲禁以守之然雉兔者往焉亦弗禁也易氏曰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為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囿設囿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為之載旂車之旌見於囿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囿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鳥獸之所萃者謂之迹人迹人掌其地政則為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為之載木路巾車言木路以田是也

○楊氏曰邦田之地自天子至諸侯大夫時田之

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王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況邦田之地乎惟以時入則不禁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之類

曹氏曰太宰九職任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養蕃之任有二祭祀賓客之供囿人掌之其曰囿游之獸禁又曰牧百

獸則牧是也蒐苗獮狩之所取迹人掌之其曰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則藪是也獸而可牧不過羊豕六畜之類取於囿足以供矣若田獵之獸非可以常獸牧之其地之廣將以備教兵之用不可以比於囿其獸之多非林藪之深茂不能養蕃於其中不為之厲禁則獸之奔軼四出不能遂其蕃息之性他日無以供田獵之取則於教戰之典為有闕矣故凡邦田之地盡使迹人大為之防而為之厲禁焉而後蹤迹以取之非若囿而牧之可以隨取而得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鄭康成曰今謂時與處也○項氏曰今之以所取之法○

賈氏曰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

○易氏曰受迹人之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劉迎曰麇卵庶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餒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爲事哉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其死則何害於

殺○王昭禹曰禁麇卵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詳說曰迹人所謂禁麇卵與毒矢者一年之中未始不禁月令禁麇卵於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餒獸於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三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卅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鄭康成曰卅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易氏曰金玉之函於石者謂之卅取玉則破卅而得取金則煅卅而成怪石黃金非卅所出總名以卅人者舉其類言之○劉執中曰石而函金銀者謂之卅卅或又函於石中必穿石而後見煅之以火則金石分焉而金多

產於工中或雜於沙中今邕州之西南自山生竹皆方其下有黑石方如骰子中必出銅謂之塊金石其土中有金或塊登數兩者耕種其田者多獲焉白金之卅多由於中夜有光如疋者其氣也民多宿于山以候之

鄭鍔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鄭康成曰錫釧也○賈氏曰爲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劉執中曰全地之道以養五行○易氏曰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

錫石之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爲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而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王昭禹曰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取之者適其盛衰消息之時也○鄭康成曰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

也○鄭鑿曰物其地則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授之教取者之處○易氏曰使其案圖而取之○曹氏曰物其地者乃示所當取之處不使之廣肆其鋤鑿也圖而授之者乃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之縱意旁搜也

巡其禁令

鄭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易氏曰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鄭鑿曰巡其禁令以防竊取然後卅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